

乳姉妹

冊

下

中國圖書公司
和記印行



乳姊妹下冊

第十一章

且說房江已拒絕了昭信。昭信也就打斷念頭。不再擾房江。轉瞬十一月已過。天氣嚴寒起來。侯爵年近六十。元氣又久受了虧損的人。那裏抵得住這寒氣。更一日一日的衰頹起來。時氣喘氣促的抬身不起。延了許多的醫學博士診視。一個個顰眉束手。都不過用些平和補養的藥劑。以圖苟延歲月。房江見侯爵平日待他恩義甚重。心中感激。日夕不離的侍奉。侯爵也覺得吃飯吃藥非出自房江的手不如意。俗語說得好。禍不單行。侯爵病倒幾日。松平家又出了件驚魂動魄的事。這日昭信騎着馬出去。才到了高輪御殿山之邊。忽然草中飛出隻鴉來。掠馬頭過去。翅梢恰撲着馬眼上。那馬受了驚恐。又護着痛。登時狂竄起來。昭信連忙收韁。那裏收得住。頃刻跑到一個崖邊。昭信急將韁往裏

邊一勒。馬一轉身。後脚卽落了空。昭信身軀一側。已連人和馬跌下崖去。跟昭信的人。見馬溜了繮。步行的那裏追得上。及趕到崖邊。見昭信已跌得人事不醒。那馬也把前脚跌斷了。幾個人忙把馬拖開。見主人負傷太重。不敢抬動。卽趕了醫生來。幸要害處未大傷。祇將左腕折斷。左肋雖受了傷。却沒有斷肋骨。醫生敷好了藥。用藤床抬了回邸。松平家登時慌亂起來。君江聞了此信。這一驚也幾乎昏倒。聽說無性命之憂。才略放了心。

此時昭信心中已稍清楚。祇覺得遍身痛不可耐。口中禁不住呻吟起來。略睜眼見已到了自己房內。房中坐着三四個看護婦。君江也低頭坐在床前。昭信有氣無力的叫着妹妹說道。怎不見房妹妹來。君江忙湊近身應道。方才來了一過。見哥哥沒有醒。仍回爹爹房中去了。昭信道。爹爹今日的病勢怎樣。君江道。還是如前一般。並沒有加重。哥哥請放心安睡。不要勞多了神。昭信微微點

頭。仍閉目睡了。自此君江日夕伴着昭信。衣不解帶的過了數日。雖有許多的看護婦。灌藥。敷藥。仍是須他自己動手方才放心。昭信這晚的痛覺較輕了些。閉着眼靜想房江那日的話。此時已是不聞人聲。祇有一陣陣霜風撼樹梢作響。忽聽得房中的鐘當當扣了一下。昭信微睜眼見各看護婦都東歪西斜的睡着。祇君江尙兀自在床前沒有睡。昭信悄悄看他的容顏。竟憔悴了許多似的。心中又憐惜他。又感激他。細聲說道。妹妹怎的還不去睡。這樣的冷天。連日通宵的坐着。倘爲我燉出病來。教我如何得過呢。我這病是沒要緊的。夜間有看護婦招扶着也就够了。君江道。哥哥但安心養病。不要管這些。好生的人。幾夜不睡。那裏就會燉出甚麼病來。這些看護婦通是些磕睡蟲。睡着了。連雷都打他不醒。還望得着他來招扶嗎。昭信道。雖是如此說。妹妹也要保重。這幾日房妹妹侍父親的病。不知是怎樣。君江道。他也有幾夜不曾合眼了。昭信嘆

道。真難得他哩。他的體質素弱。定要燉出病來。妹妹何不去代代他。君江道。我久已如此想。柰爹爹非房妹妹侍奉。什麼人都不如意。好在房妹妹日中還能偷空睡睡。想於他身體尙不要緊。爹爹的病。是沒有什麼痛苦的。不過精神疲憊罷了。昭信道。但願他老人家快些好。說話時。看護婦已醒了起來。幫着君江替昭信換了敷藥。傷處已退去許多紅腫。痛也減了些。昭信敷好了藥。仍舊睡了。如此過了十日。昭信的病已好了大半。這日園丁送了枝新開的寒牡丹進來。君江拿了隻羊脂玉色的磁花瓶。貯水插了。此時昭信恰好醒來。見君江執着一枝盛開的牡丹。偏着頭。斜倚着几。在那裏細嗅。不覺出神念道。傾國名花送玉妃。君江紅了臉道。哥哥說甚麼。昭信道。縱有久米的寫生妙手。想也畫不出來。君江笑道。哥哥也喜歡他嗎。昭信笑道。我此刻喜歡他。君江道。這是怎麼說。昭信笑道。此刻在你手裏。所以我喜歡他。君江道。哥哥不喜歡他就是。何

必繞着道兒說。昭信嘆道。他有花王之目。誰不喜歡他。說着伸出右手來道。給我嗅嗅。君江取了出來。用帕子拭了水。遞與昭信。昭信接着嗅了幾嗅道。好香。我從前總嫌他色氣太豔。不肯去領略他。今日看來。真是名下無虛。仍舊好生插了罷。君江接着笑道。倘他能結果就更妙了。昭信聽了。不覺怔了一怔道。我要睡了。你就將他放在我枕邊。我看着睡。君江依言放了。昭信一邊嗅着。一邊說了幾句閒話。睡了。君江見昭信睡着了。輕輕的執着昭信的手。接了個吻道。也博得你個意轉心回了呢。君江才放了手。忽聽門口房江悄聲喚着姐姐道。進來不妨麼。君江忙起身道。妹妹請進來。哥哥已睡着了。說着房江已掀門帘走了進來。道。哥哥的手已不痛了麼。君江道。已不大痛了。不知爹的病勢怎樣。房江道。於今也睡着了。今天醫生看了。說是好了點。祇是促氣的太苦。又惦记着哥哥的病。幸哥哥的病漸就痊可。不然。他老人家狠不放心。君江促着眉道。

眞是不湊巧。說着。用嘴嚙着床上說道。若這裏不病。怎得令妹妹整日整夜的侍奉。你看那些看護婦。那裏肯貼心貼力的招扶。照例的灌藥敷藥。都是重脚重手的。教我怎能放心離開。房江道。爹爹那邊。姐姐倒可不掛心。有我招扶着够了。我這兩日。夜間仍是照常的睡覺。不過略警醒些罷了。君江道。妹妹仍是睡爹爹裏麼。房江點頭道。我的房隔得太遠了。天氣又冷。我想就在爹爹房裏過了這冬天。俟天氣和暖了。爹也健康了。再搬回我房去。君江道。這狠好。房江忽見昭信枕邊供着一瓶牡丹。卽問道。是方才送進來的嗎。我那裏也得了一枝供着。此種寒牡丹怎的這般早。君江點頭道。這是種在溫室裏的。祇是不經久些。哥哥方才就是嗅着他睡着的。房江笑道。怪道放在枕頭邊。君江道。哥說從前曾沒領略過這花的香味。今日才知道是名下無虛。妹妹你看好笑不好笑。房江點頭應是道。坐久了。恐爹爹呼喚。說着起身辭了出來。回到侯爵房中。侯

爵剛剛醒了。問房江從那兒來。房江道。見你老人家睡了。到哥哥房裏來。哥哥近來的病勢已好大半了。侯爵嘆道。他也要好了才好。苦了君江那孩子。日伴到夜。夜伴到明的看護。若把他也拖病了。不更壞了嗎。說時。望着房江道。就是。你也要保重。夜間須多加衣。不可受着涼。房江見侯爵說話時。接連氣喘了幾回。祇應了個是。不敢逗着侯爵多說。侯爵也自睡了。

昭信臥病有了兩個禮拜。已能勉強離床。坐着藤椅。教人擡着。跟君江到侯爵房中看了回病。侯爵的病勢益發加劇了。恰好醫生診了脈息出來。低聲對昭信道。侯爺的病勢恐怕不能過年。就是少大人的病。也還須靜養。不可亂動。昭信聽了。回至自己房中。十分焦急。芳泉院見兒孫都病着。自己又老態頹唐。祇能每日到侯爵房中看一次。心中感激房江不置。今日已是十月二十三了。家家戶戶都忙着預備過年。祇偌大的一個松平邸。就如浸在冷洋流中。觸物皆

是侵肌砭骨。這晚十二點鐘的時候。房江獨自伴着侯爵。見侯爵已經睡好。乃輕輕推開窗。頁一望。却微風不動。祇見半輪陰慘慘的月。行將沒入林中。近處都暗淡模糊。遠望尙影約見富士山的積雪。忽見天邊數處黑雲飛起。樹梢剎剎擺動。頃刻天黑如磐。呼呼的發起風來。房江忙閉了窗。仍坐侯爵枕邊。少刻侯爵醒來問道。祇你一個人嗎。我此刻覺得精神大好了。房江喜道。醫生診了你老人家的脈。本說就要好的。侯爵搖頭道。不是這般好法。我這好是最後的徵候。你聽了不必驚恐。我旣在生不能見我那君江。於今我見他的期近了。我正歡喜。祇我多久不聽你的琴了。你可再彈一曲我聽。房江流淚道。你老人家正須靜養。聽了我的琴。又要傷感。侯爵道。我於今聽了。決不會傷感的。因你的琴。與我那君江的一般。我想於未會他之前。聽聽去。你不必過慮。快着人去拿琴來。房江無奈。祇得出來叫侍女取了來。試好了。問道。彈甚麼。侯爵舉眼望着

窗格道。就彈殘月罷。房江聽了。想起方才看月時情形。禁不住俯着頭淚如雨下。恐怕侯爵看見。側面背燈坐着。彈道。

顧彼松影。何亦迷離。影亦迷離。月在西陲。在西陲兮不可追。月之光兮一夢如。月之宮兮寒難居。

這琴。更不似前回了。其音之淒涼婉轉。如遼天唳鶴。如三峽啼猿。如石咽流泉。如霜凌退雁。任你是銅打的金剛。鐵鑄的羅漢。到此也要魂銷腸斷。房江彈完了。推開琴。拭了淚。起身看侯爵。祇見侯爵閉着眼。仍如睡去一般。房江忙至枕邊喚了兩聲爹。侯爵忽開了眼睛。望着房江說道。君江。你來接我嗎。我是特爲你死。房江忙道。爹呀。我是房江。你老人家認不清嗎。侯爵定睛望着房江臉上。又將眼睛迴轉四處望了一下。說道。我知道不是你。方才分明是君江的聲音。在我耳邊說話。他來了。難道你沒看見嗎。房江道。你老人家是做夢。我那裏看

見侯爵搖頭道。怎的是做夢。剛才還坐在你側邊彈琴。你也沒聽得嗎。房江毛骨悚然道。剛才可是我彈琴。你老人家就不記得是要我彈殘月嗎。侯爵聽了。才醒悟起來。道。我真做夢了。你不要怕。你快去請你祖母來。房江答應着。轉身拭了淚。喚看護婦進房。囑用心招扶着。自己出來。帶着兩個侍女到芳泉院來。

第十二章

房江到了芳泉院。聽裏面尙有說話聲音。房江輕輕的推開了門。芳泉院的侍女迎着道。房小姐爲何這時分來了。房江卽問道。太太安歇了沒有。侍女搖頭道。沒有。房江卽走進內房裏來。見丸木夫人尙陪着芳泉院擁一個燠籠坐着談話。見房江進來。芳泉院卽問道。你這時候走了來。你爹有什麼變症嗎。房江道。特要我來請你老人家過去。芳泉院卽命侍女夾扶着。到侯爵房中來。房江恐他母子有避別的話說。不便跟去。卽邀着丸木夫人到君江處來。此時昭信

已經睡了。君江還沒有睡。見房江丸木夫人進來。讓他們坐了道。方才彷彿聽得有琴聲似的。是妹妹彈嗎。爹喜聽你的琴。想是爹要你彈的。房江流淚道。爹聽我的琴。恐就是這一回了。君江忙問道。怎麼說。房江道。我剛才彈完了琴。爹說已見亡過的母親來接。他老人家就要去。要我請祖母說話。於今祖母已到爹房中去了。君江聽了也放悲聲道。這如何是了。按下他姊妹的話。且說芳泉院到了。侯爵房中。侯爵見他母親來了。強自抬了抬身說道。媽呀。方才你老人家的媳婦來了。我恐不能再侍奉你老人家了。特請你老人家來。我有話要稟明。於今求你老人家着人去先喚昭信來。再喚君江房江來。芳泉卽回頭對侍女道。聽見了麼。侍女答應着去了。芳泉院流淚嘆道。人生壽命。長短有限。你雖先我而去。你的兒女都已成人。想你也沒有什麼不放心。侯爵道。祇求你老人家恕我不能終養。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事。於今喚昭信來。我把他兩人的事

了。我百事都了。一刻工夫。昭信已來。侯爵卽對昭信說道。你站攏來。我有話和你說。你雖是我的養子。幾年來我都待你如親子一般。却喜你也能恪盡孝道。我在生沒有什麼事託你。於今死期已迫。要託你一件事。這事一了。我就含笑入地。你却萬不可執傲。昭信哭道。爹的遺囑。無論甚麼事。孩子都承諾就是了。侯爵點頭道。並不是件難事。我死後。你須與我女兒君江結婚。君江那孩子。面目也不醜陋。也還伶俐。同族中。沒有勝似他的。我一生就祇這一點骨血。豈忍令他遇人不淑。昭信你聽清了麼。昭信道。孩兒一切如命。就是。侯爵道。再有一件事也要託你。房江那孩子。你須把他作親妹妹看待。將來出力爲他擇個佳婿。可憐他母親。撫養君江。辛苦半世。祇贖他一個孤兒。侯爵說至此。已哽咽得不能成聲。昭信哭着說道。爹爹雖不囑咐孩兒。孩兒敢不盡心。以完爹爹未了之事。侯爵點了點頭。對芳泉院道。我已沒不了的事了。君江的事。想你老人家

也必歡喜。請你老人家着人喚他來。侍女卽傳了君江進來。侯爵道。君江。我已將你許了你哥哥。你以後須力盡婦道。做個松平家的賢夫人。你哥哥必然愛你的。祇我不能親見你們結婚。是件遺憾。說着。叫着昭信道。我死了百日後。你們卽可行結婚式。夫婦百年偕老。卽我女兒有甚不到處。你也須忍耐着。教導着。不可半途拋棄。昭信道。這都不勞你老人家囑咐。侯爵道。可喚房江進來。房江此時已在外間房內。聞喚。卽走到侯爵床邊。侯爵勉強執着房江的手。哭道。我已不能再聽你的琴了。我已不能再聽你安慰我的聲音了。你將來的事。我已囑咐了昭信。他斷不敢委屈你。你姐我已遺命我死百日後。與你哥結婚。想你必也歡喜。房江起先聽了侯爵的話。已淚流滿面。侯爵說完了。也沒有什麼回答。祇拭了淚。與君江道喜。昭信見了。忙折轉身低着頭避開。房江也不去理他。侯爵遺囑已畢。天已微明。侯爵復光着眼睛四面迴轉。昭信以爲尙有遺話。

忙貼近身叫着父親。侯爵祇是搖頭。房江此時也伴了攏。去侯爵一眼望見房江。忙伸手要拉似的道。你來接我嗎。你緩走一步。我就和你同去。房江卽也伸手。侯爵一把撈着。微微的一笑。真去趕他那亡過的君江去了。

日本喪葬。不比中國。一切都異常簡便。松平邸雖是侯爵人家。亦不張大其事。昭定薨後。卽赴告諸親友。皇室下賜祭葬。松平家混亂了幾日。於大晦日的前日。營葬青山地方。松平昭定一生就如了了。昭信等在制中。自必有一番悲痛。雖是新年中。亦冷氣襲人的過了去。幸昭信傷處已好。能照常行動。然七中不便出外。邸中無事可以敘述。祇其中又夾帶着一段無結果的戀愛。與本書略有關係。且把他述一述。原來有個綾小路陸軍大尉。幾年來在日本駐英公使館內供職。今年正月初回了日本。他與昭信本是舊友。到松平家來了幾回。順便的會過君江一次。他也不知道君江有與昭信的婚約話。他就無理的戀

慕起來。兩三日必要來會昭信一次。會昭信。必要請見君江。君江是講究交際的女子。又見是昭信的老友。故應酬他十分圓滿。綾小路大尉卽以爲君江有心於他。每背地裏垂着涎一尺長。祇等有機會。卽要對昭信發表這意思。看看的已到了三月半間。祇有二十餘日就是侯爵的百日。芳泉院喚了昭信。君江說道。你父親去世已將近百日。他臨死遺言。要你們百日後卽行結婚式。你們須自己定個日子。也好着他們外邊預備。昭信卽拱手對君江道。請妹妹自擇罷。君江紅臉俯首不答。芳泉院向君江道。你就說了有什麼害羞。君江半晌答道。任祖母與哥哥定了就是。昭信點頭道。還是求祖母定的好。芳泉院道。既是這樣。就定了五月初旬罷。去於今尙有個多月。也還準備得來。你們以爲何如。昭信二人自然無有異議。這結婚日期一定。對於各房親友。自有一番發表。就中祇氣苦了那綾小路大尉。後文自有交代。且說君江自侯爵彌留時遺囑與

昭信約婚後。無日不是如居極樂世界。每日準備着精神。做無災無難的侯爵夫人。歡娛嫌晝短。忽忽的已到了三月三十日。百日已滿。君江今日打扮得豔欺桃李。坐着車。張着蓋。到鈴川伯爵家去。才走到麴町區平河町十字街口上。車子轉彎的時候。君江恰與橫街上一個年約卅。穿洋服。步行的男子。打個照面。君江這一驚。實非小可。原來這男子非他。就是由亞米利加回來的高濱勇。君江登時如遇了惡蛇猛獸。心膽俱碎。忙用傘遮着臉。躁脚叫車夫快走。車夫也不知是什麼事。祇得拖着車捨命的奔竄。君江彷彿聽得背後有人追呼他的名字。他那裏敢回頭。祇一遞連聲促着車夫快走。又彷彿聽得背後有靴聲追趕着上來。君江心想如此跑來跑去。倘竟被他追着。怎生是了。忽記起葉守男爵邸就在平河町。何不暫到他家躲躲。忙命車夫快拖到葉守男爵邸去。頃刻到了。君江也不待通報。一步兩步的走進了應接室。門房知道是松平家小